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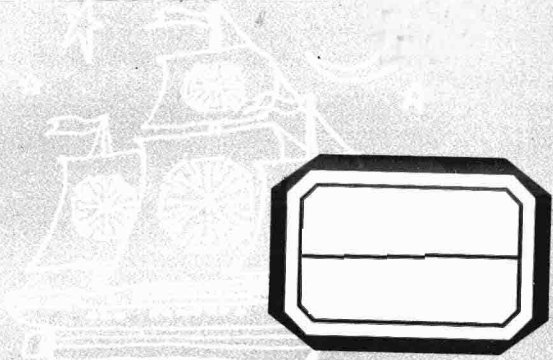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文库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河上的灯火

【苏联】尼·杜波夫 著



# 河上的灯火

[苏联]尼·杜波夫

任溶溶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河上的灯火

[苏联]尼·杜波夫 著 任溶溶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 张 4.425 插页 2 字数 86,000

1984年8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数 4,101—14,100

ISBN7-5324-0756-X/I-346(儿)

定价:1.50元

## 前 言

这本书的作者尼古拉·伊凡诺维奇·杜波夫，1910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的工人家庭。1929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。1948年他因剧本《门坎旁》获得优等文学奖，1951年发表儿童小说《在大地的边缘》，也获得好评。

《河上的灯火》发表于1952年，它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小说，写基辅小学生柯斯嘉到舅舅家去度假的一段生活故事。柯斯嘉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，他瞧不起舅舅管理河上浮标的工作。一天夜里，忽然起了狂风暴雨，浮标上的灯火都被风雨打灭了。柯斯嘉协助舅舅划船去点灯，舅舅顶着风雨，用受伤的手高擎灯火，引导轮船安全绕过礁石，避免一场沉船灾祸。柯斯嘉通过这件事情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，认识到象舅舅这样管理河上浮标的平凡工作，也是重要和有意义的。一个人只有做人民需要的、对人民有益的工作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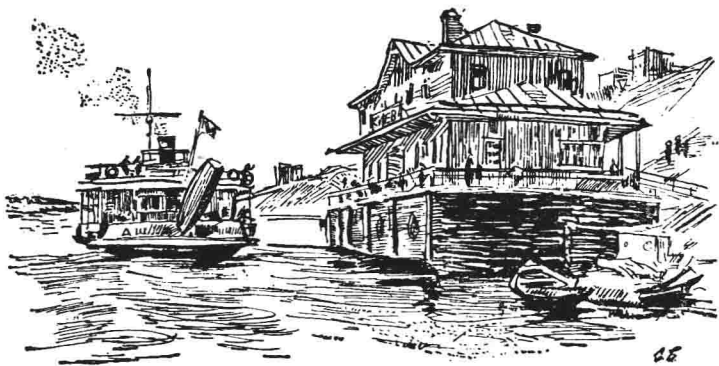
杜波夫除了《河上的灯火》以外，还发表了《孤儿》、《严厉的检查》、《海边的男孩》、《羊皮般的天空》等儿童小说。

艾 柏

## 目 录

---

前言	
出门	1
“阿什哈巴德号”	13
岸边的小房子	28
你学得会的	41
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吧!	53
在岛上	65
你有什么要干的?	83
特别任务	100
柯斯嘉, 坚持到底呀!	119
咱们还会见面的	138



## 出 门

妈妈和小廖丽雅给柯斯嘉送行。

妈妈送行，这他还想得通。可是小廖丽雅呢？妈妈原想留她在家，可是她“哇哇”大哭，只好把她带来。自然，她是想看看码头看看轮船，可不是给柯斯嘉送行。柯斯嘉根本就用不着送，何况象小廖丽雅这种人！换上同学，尤其是换上忠实的战友费奥多尔，那就不同了。可是费奥多尔这位朋友又不在家，他昨天就跟爸爸上奥斯焦尔钓鱼去了。他爷儿俩每星期六都上那儿去。柯斯嘉求过多少回，想跟他们一起去呀，还答应带一满桶鱼回来呐，可是妈妈不去，说鱼在菜市上买得到。她就怕柯斯嘉会淹死。为什么一定淹死他呢？五年级乙班，游泳数他最好了。

这回到了舅舅家，他可要钓鱼了！就是钓竿只好留在家里。妈妈一句话也不肯听：“不行，对不起！不许带棍子上无轨电车……我累死了。”

棍子！谁都没有柯斯嘉那么好的钓竿。费奥多尔也没有。真正是竹子做的。舅舅有没有这样好的钓竿呢，还不知道。再说妈妈根本也不累。大家都象她那样走路就好了——柯斯嘉好容易才赶上她。要不落后，只好迈大步。

可是妈妈又说了：“柯斯嘉，别迈大步，象只仙鹤似的！淘什么气呀？”

近来这些日子没法讨好她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什么都不称她的心。她自己也说，这回为了出门办公事，简直脑袋也给弄丢了。小廖丽雅不明白她的话，觉得很奇怪：“妈妈，脑袋在脖子上，你怎么说它丢啦？”

柯斯嘉笑起来：“你还小，不明白。”

柯斯嘉大，他明白。

嗜，上卡霍夫克去！就算不是去一辈子，只不过去办一回公事，那也是会丢掉脑袋的。看见航路，看见筑水闸的地点，看见地质学家，看见凿各种眼儿，这难道是开玩笑吗！可是妈妈心里烦的不是这个，她烦的是些小事：怎么把小廖丽雅和柯斯嘉留下来罗，怎么处置屋子罗，舅舅为什么不来，现在可怎么办罗？

柯斯嘉提出最聪明的办法：大伙儿一起去。他们出门旅行，屋子不会怎么样的。可是妈妈生气了，叫他别乱想。她说这不是旅行，这是出门办公事，没孩子们的份。总而言

之，如果他是一个好孩子，她就把他跟小廖丽雅寄在马丽雅婶婶家，自己安安稳稳地去了。可是他根本谁的话也不听——孩子们没爸爸长大起来是糟糕的！既然谁的话也不听，自然也就不听马丽雅婶婶的话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她就只好让小廖丽雅留下来，把他送到波良堤舅舅那儿去，舅舅会把柯斯嘉给管住的。

那好极了！去年他已经在马丽雅婶婶家待过，待够了。“柯斯嘉，背别弯着！”“柯斯嘉，别瞪眼睛！”“吃饭为什么不洗手？”“难道可以这样回答吗？多么没规矩的孩子！”“你是肚子疼吗？”“让我来摸摸你的脑门子看”……肚子、脑门子、衬衫……柯斯嘉看不起这种婆婆妈妈的样子，简直叫人作呕，他于是不淘气也要淘气了。

可是跟舅舅呢，自然合得来。

妈妈根本就用不着着急：他会平平安安到舅舅家去的。舅舅不来又有什么关系？他有工作啊。反正他电报也过来了，说是要来接船的。照这样看，全没问题。

妈妈可还是着急她的。她自从听说要出门办公事，就开始着急了，以后一天到晚不是急这个就是急那个。柯斯嘉会平安到舅舅家吗？他在舅舅家会过得好吗？该给他什么上路才好呢？

他上路需要什么呀？跟行军打仗那样，一条短裤一件衬衫就够了。妈妈可不是这样，她满满装了一皮箱东西，还塞满一手提袋各式各样的食物，好象他是上荒岛去似的。一直到现在，她还觉得一定有东西忘在家里，于是打开膝盖上



的皮箱，重新一样一样检点，同时告诉柯斯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。

柯斯嘉不听她的。风从无轨电车开着的窗子吹进来，吹乱了小廖丽雅的头，吹得柯斯嘉的衬衫鼓了起来。动物园已经过了，工艺学院的围墙也退后了。无轨电车用轮胎神气活现地嘘那些落在后面的有轨电车，在布列斯特——立托夫斯克公路上飞跑。

“廖丽雅，别在位子上转来转去！……柯斯嘉，你瞧着：这里是衬衫，这是厚上衣，这是手绢……”

柯斯嘉头也不回，答应她说：“好的好的。妈妈，咱们坐到底吗？”

“干吗坐到底？咱们要改坐有轨电车，再坐缆车下去<sup>①</sup>。请你别争了，咱们已经来不及了！”妈妈叫柯斯嘉别争，虽然柯斯嘉根本不想争。

自然，他们是很容易来不及的，你想吧：小廖丽雅缠着要来，于是给她换衣裳，梳头，打上各式各样的蝴蝶结。瞧她的头吧，活象一个飞机头。

缆车门口的十字形回转机“咯咯”地响，点着乘客的数目。车子里很空。柯斯嘉坐在窗口，可是小廖丽雅也要这个位子。她把头转来转去，想一下子看见所有的东西，看见德聂伯尔河，看见下面爬上来的缆车，看见油光闪闪、蛇也似的黑色粗缆。她不敢往下面平地上看，一看就吓得尖叫起来，不过叫得很轻：她怕妈妈把她从窗口给拉开。

<sup>①</sup> 基辅城在德聂伯尔河边的高岗上，所以到河边要坐缆车下去。

上山的缆车经过他们身边，再往上爬，一点儿一点儿小得跟玩具电车一样。粗缆滑过的那些黑轮子全是油，转了又转，好象赶紧要跟上去似的。

往下瞧的确有点儿可怕。闪闪发光的铁轨直向陡坡脚冲下去，周围净是又高又大的树木。树梢朝车子伸过来，要是不看地面，车子就好象不是在轨道上走，而是腾空在树木之间飘：眼看它就要挣断钢缆，飘过下面的车站，飘过波多耳区①的房子，越过德聂伯尔河，飞到远远蓝色的树林子里去了。

可是钢缆没断，缆车也没飘到别的地方去。它在车站的台级旁边，平平稳稳地停了下来。柯斯嘉、妈妈和小廖丽雅急忙跑下台级，走过回出声音来的水泥地道，穿过闷热的街道。最后，码头到了。

码头上的木房子后面，传来低沉沙哑的“呜呜”声。小廖丽雅吓得直哆嗦，双手抓住柯斯嘉。

柯斯嘉也担起心来，他觉得他们走得太慢，一定赶不上船了。

他们穿过码头上的房子，下踏级来到码头上。这码头是一只大趸船，上面有一座房子似的东西。给这房子似的东西挡住，轮船一点儿也看不见，只露出一个黑底红圈的粗烟囱，还有一根桅杆。桅杆上挂着灯，一盏挨一盏上去。轮船紧靠着趸船，两只船之间看不见一点儿水，简直不用跳，一步就打码头迈到船上去了。可是有一根粗木头堵住了

---

① 波多耳区是基辅城里的一个区。——原注。

路，只留一个窄口上跳板，跳板用两块木板并起来，上面横钉着一根根窄木条，还有两道栏杆。

两个海员站在跳板旁边。柯斯嘉知道他们不是海员，“河员”罢了。海员是走海道，不走河道的，可是他们跟海员完全一模一样：穿钮子亮晶晶的蓝色上衣，戴白色的制帽，制帽上有只“蟹”，这是一个金锚，旁边围着金叶子。看见“河员”们那副优游自得、有说有笑的样子，柯斯嘉不由得害怕自己太匆忙了，于是故意放慢脚步，大摇大摆地走路。妈妈马上拉拉他的袖子：“柯斯嘉，请你别睡觉好不好！”接着她问那两个船员：“我上哪儿可以找到船长呢？”

一个船员正在看轮船走道上出了什么事，他回答妈妈说：“船长这会儿不在。”

“怎么不在？现在可怎么办呢？”妈妈真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另外一个船员回头瞧瞧妈妈，脸上就亮堂起来。

柯斯嘉知道妈妈长得好看，他自己也喜欢看妈妈，自然，不是在她生气和骂人的时候。可是这个佩着中尉肩章、跟费奥多尔一样长着淡黄头发的船员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也笑嘻嘻地老是瞧着妈妈。柯斯嘉看了心里挺不高兴，把眉头皱起来。

淡黄头发的中尉问妈妈说：“同志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哥哥写信叫我找船长，可是他不在……现在怎么办呢？也许他有代理人吧？”

“大副有事。我是二副。有什么事您说吧。”

妈妈缠七缠八地解释，说她要把儿子打发到她哥哥那儿去，她哥哥就在波良堤管浮标，到了那里，哥哥会来接船的，不过她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去，因为那儿连码头也没有，可是她又没法子，有一件十万火急的公事等着她出门去办，现在她想来求求船长，可是船长又不在……

中尉早就全听明白了。可是妈妈说了又说，他也不打断妈妈的话，就因为他爱看妈妈，爱听妈妈说话。柯斯嘉看见这种情形，脸板得更厉害。

最后中尉说：“明白了。您的儿子呢？就是这位鼓着气的小同志吗？我还以为这是您的兄弟呐。根本是个大人了！”

他这样一味拍马屁，柯斯嘉受不了，继续板他的脸。

“同志，放心好了，一点儿没问题。我们会把他给带到，完完整整的不缺一块。叶菲姆同志我认识，还用说吗，他是最好的浮标管理员！您的儿子会太太平平到他那儿的，一路上睡得足，我们还要把他训练成一个海员呐……请上船给孩子安顿安顿吧，时间还早着。我来叫船员。”

板脸的柯斯嘉走上跳板，妈妈牵着小廖丽雅跟在后面。

中尉叫起来：“派莎婶婶！带客人到房舱里去吧。”

走道里，不知道打哪儿出来了一个女人。这女人又高又瘦，长鼻子，薄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柯斯嘉觉得她说话好象不张嘴。

派莎婶婶在走道里走了几步，向左拐了个弯，忽然象摔了下去一样，不见了。

妈妈大吃一惊：“天呐，这是什么楼梯呀！”

柯斯嘉说：“妈妈，这不是楼梯，这是船梯。”

“哼，好神气的一位水手，什么都知道……当心别碰脑袋吧！”

他什么时候碰过脑袋？柯斯嘉让她们先下去，然后象海员那样很快地往下跑。可是梯子太陡了，踏级太密了，踏级的铁边太滑了，他差点儿没一个筋斗滚下去，连忙一把抓住了救命的栏杆。妈妈听听声音靠不住，连忙回过头来，可是柯斯嘉已经恢复了重心，稳稳当地一级一级下梯子了。

派莎婶婶不张嘴，说了一声“这就是房舱，你们安顿安顿吧”，就走了。

房舱很小，一共只有两张床，门边有个柜子，两张床之间有张窄长的小桌子。说得正确点儿，这儿只有一张床，另外一张是狭窄的漆布硬沙发。可是在小桌子上面，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真正的舷窗，这个小圆窗眼儿用铜螺丝旋在船舷上。柯斯嘉马上爬上桌子就要旋螺丝。

“柯斯嘉，你敢！听见没有？再说，除非你答应不再开窗子，要不然咱们马上上岸，哪儿也不让你去！”

柯斯嘉爬下桌子，心里想：这会儿打窗子里看出去，除了涂过焦油的趸船舷，反正什么也看不到。等船开了，他自然会弄明白的……

小廖丽雅在房舱里走来走去，摸摸桌子，摸摸床，摸摸软木的救生带。妈妈又重复她的教训了：要听舅舅的话，看老天爷的份上，大人不在身边可不要游泳！别象小娃娃那

样一开头就抓甜饼吃，要先吃烧肉和煮硬鸡蛋，然后再吃甜东西；在船上不要跑，不要走到船边，不要看水，会头昏的，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凡是做妈妈的在这种场合里会说的话，她全都说了，柯斯嘉说不出地乏味。

柯斯嘉学派莎婶婶的样子，试试看闭着嘴说话，可是妈妈吓坏了：“你干吗‘啾啾’叫？是牙齿疼吗？”

柯斯嘉也吓坏了，要是这一来，把他给留在家里可怎么办！于是他不再学派莎婶婶，就象一切人那样照规矩说话了。

时间的确还早，告别已经告别过了，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，要说的话也都说了，现在就等着真正的分手，这段不三不四、折磨人的过渡时间，柯斯嘉觉得受不了。妈妈还在说她那老一套的话，不转眼地瞧着柯斯嘉。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，含有一种担心和舍不得他的样子。小廖丽雅也静了下来，靠不住地喘气——这就是说，她转眼就要“哇哇”大哭了。这一来，柯斯嘉心里弄得乱糟糟的，也真想大哭一场。正在这时候，上面汽笛又低沉沙哑地“呜呜”大叫了。小廖丽雅马上扑到妈妈的双膝之间。妈妈把她抱起来：她俩该走了。三个人一起走出房舱，来到上面的窄走道里。迟到的乘客急急忙忙打跳板跑过来，行李袋和篮子碰到了他们，可是妈妈什么也不管。她又用担心和舍不得的眼光瞧着柯斯嘉，接着紧紧地亲了他几下，急急忙忙地翻来覆去说：“小心，小柯斯嘉，乖乖的。请你别想怪主意！”

小廖丽雅也伸长了脖子要亲他。柯斯嘉尽力悄悄地把

她推开，可是妈妈看到了：“柯斯嘉，你多么不害臊！嗨，你多么不懂礼貌！亲亲妹妹吧！”

柯斯嘉根本不是不懂礼貌，他就是受不了各式各样的礼貌。可是这时候没法子。柯斯嘉只得顺从地弯下身子，把脸凑合上去。哼，还用说吗！小廖丽雅一出门就吵着要吃冰淇淋，现在她的脸和手黏得就跟软糖一样。亲脸到底是谁发明的呢！

妈妈和小廖丽雅下船来到码头上，站在栏杆旁边。

柯斯嘉想走近一点，可是人家推开他：“小朋友，这儿不能来，咱们就要开船了！”

柯斯嘉早就看见有一道梯子通到上面去，梯子口露出一方块浅蓝色的天空。他于是爬上梯子，来到上面一层甲板上。

甲板当中，在一个黑色高烟囱前面，有一个玻璃亭子，亭子里有一个舵轮。甲板两旁，一边有一个小点儿的玻璃亭子，只见里面擦亮的铜管子闪闪发光。柯斯嘉心里想，这是“讲话筒”。这么说来，他到指挥台上来啦。他们不会把他赶走吧？不会，看情形好象不会。船头船尾都有木凳，象公园里的一样，而且还有小桌子。这里不象甲板，倒象个小食堂。凳子上坐着乘客，也不见有人赶走他们。照这样看，在这船上，指挥台跟甲板是在一起的。

甲板四面围着两道铁栏杆。柯斯嘉走过去抓住栏杆，象海员那样叉开了腿。嗨，柯斯嘉站在指挥台上，让五年级乙班的同学们看见就好了，哪怕是战友费奥多尔一个人看

见也好！嗯，不完全是在指挥台上，在甲板上罢了，不过指挥台就在旁边呐！……

可是这儿也没五年级乙班的同学，也没老朋友费奥多尔。只有妈妈站在下面码头上，她那双担心的大眼睛正在找柯斯嘉。小廖丽雅先看见他，就叫：“他在那儿！他在那儿！”

妈妈也看见了他，微笑着刚想嚷，正好“铛铛”地敲钟。柯斯嘉一下子给撒了一身水星，只听见背后震耳地大叫三声。码头上的人本来有的在说话有的在嚷，给这“呜呜”声一来，什么也听不见了，只见他们好象鱼一样，尽张嘴，没声音。

“解开船头缆！”

下命令的，就是那个有一头淡黄头发的二副。他在左面的玻璃亭子里，站在发亮的铜管子前面，对着漏斗似的管口说话，说完以后，他用一个带链子的软木塞，把管口给塞住了。

甲板和铁栏杆有点儿震动。就在柯斯嘉脚底下，下面一层甲板上正在松开摆缆铁桩上的船缆：这边船缆松开了，那边码头上就把船缆那头的绳套，打摆缆桩上拿起来，丢到水里去。轮船和码头之间那道很窄的水于是宽起来了。唉！值得看的东西那么多，可是又不能看，因为妈妈站在栏杆旁边，目不转睛地瞧着他，他就没法走开。柯斯嘉不想叫她不高兴。瞧她吧，微笑着，眼泪打脸上流下来，拿指头尖去擦它。



请问哭什么呢？他怎么啦，去环球旅行一年吗？可是柯斯嘉心里也不由得一阵难过。他们到底从来没分开过。过去柯斯嘉只坐过一回火车，那还是跟妈妈一起坐的。他当时很小很小，那回出门的事情，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。

柯斯嘉为了绝对不伤心落泪，狠狠地皱起了眉头，把栏杆抓得更紧，连向他招手的小廖丽雅也不看。小廖丽雅从看见柯斯嘉在甲板上起就招手，一直没停过，可是柯斯嘉不理她。她顿着脚，不高兴地叫：“柯斯嘉！喂，你这个柯斯嘉呀！”

妈妈也举手挥手绢。

船头离开了码头。码头往左退，往后退。岸上的人越来越小。现在那儿站着的，好象不是妈妈和小廖丽雅，而是两个小姑娘，一个大，一个小。柯斯嘉招手回答她们，一直到分不出她们两人，才把手放下来。现在她们一定走上小土岗子，把带走柯斯嘉的轮船瞧了又瞧，瞧个半天。